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六

賢良方正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敷納以言

賈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令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
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
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
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遊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

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盎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䂓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媟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

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搢笏奏事畢畢而前數語即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兎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

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又按鼂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嘗有媟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畧謂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則其所以虛心詔訪者尤為懇惻然觀錯所對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大槩皆導諛納謟之言殊辜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

良對策仲舒孝景時為博士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為江都相轅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轅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録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

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傳所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

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為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方對

策然則賢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為博士歟董仲

舒轅固亦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鼂董公孫杜欽谷永

杜鄴而已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

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得以罄其所學弘

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無

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鼂錯知治體善議論非弘之比又遇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對之比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頌不容口而畧無建明惜哉欽永阿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譏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郡國舉賢良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首曰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

人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

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為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為有益於人國耳賢良及大夫問難本末見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𠂢正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神爵四年令内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
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行禮

容拜也槃辟猶盤旋也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孛見令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令公卿與內郡

國共舉

孝哀帝元壽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詔令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等察舉賢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鼂錯以太子家令舉遷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授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博士待詔　杜欽以武庫令舉遷授議郎　嚴助郡舉擢授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遷授槐里令　王吉以雲陽令舉遷授昌邑中尉　貢

禹以博士舉遷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舉遷授茂陵令　蓋寛饒以郎舉遷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授諫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舉待詔公車　杜鄴以涼州刺史舉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舉遷授諫大夫　轅固以清河王太傅舉尋罷歸里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遷揚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卒史舉遷大司農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

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

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隂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内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

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閏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郡功曹舉遷議郎 申屠剛 蘇章 李法 爰延

崔駰 周燮不就 劉瑜 荀淑 皇甫規 張奐

劉淑 劉馬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摯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云云　虞對畢擢為太子舍人

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之時亦有之蓋於對者數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見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

世亦不過付之有司視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元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從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鼂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龎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貞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負不侔度羣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歛賄賂亦居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恥與同列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本

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荊公亦同年聯名熈寧間康公荊公為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詞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憲宗元和元年敕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光宅寺止宿金吾衛使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雜

是年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韋貫之同考覈賢良
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
策居三等權倖惡其詆訐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
為唱誹貫之等皆坐貶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
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
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
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

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廷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箴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龎嚴等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議者不平諫臣或將其

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為之明白同對李郃抗

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

一出於上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

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

所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葢漢世人主

於試賢良皆親第其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輕

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

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白雖是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劫制衡鑑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格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
業科李文愿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證聖元年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絶倫科蘇頲崔元童袁仁敬何鳳孟溫

禮洪子輿盧從愿趙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

疾惡科馮萬石及第

長安二年龔黃科馬克麾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啟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咸廙業郭鄰趙不為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

亷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

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恂及第

景龍三年抱器懷能科夏侯銛及第茂才異等科王敬

從盧重元及第

景雲二年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及第藏名負俗科

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經邦國科韓休及第藻思精華科趙冬曦

及第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郭鄰之及第道侔伊

呂科張九齡及第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

張秀明常無名趙居正賈登邢巨及第

開元二年直言極諫科梁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

逸淪屠釣科孫逖及第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及第

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

子元達奚珣及第

六年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誠及第

七年文辭雅麗科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及第

十二年將帥科裴敦復房自謙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邊科鄭昉樊衡及第高才沉淪草澤自
舉科鄧景山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吳鞏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詞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璀杜綰及第智謀將帥科張重光
崔圓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顔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歷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諷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有直樊
澤吕元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奚陟梁肅劉公亮鄭轅沈
封吳通元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玭黎逢白季隨及第高
蹈邱園科張紳衛良儒蘇哲及第軍謀越衆科夏侯審

平知和鄭僖凌正周渭丁俛及第力田聞於鄉閭科鄭
黃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
用穆質楊鄴裴復栁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魏弘
簡沈廻元佑徐裒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
劉簡甫及第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許贇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
彛崔豐史牟陸震栁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

王乃杜倫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張浩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垍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弘毅崔羣皇甫鎛王仲舒許季同仲子陵鄭士材邱穎及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穎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綰羅讓崔護薛存慶韋珩

李蟠元修蕭俛沈傳師柴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馮芑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龎嚴任畹

呂述姚中立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元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寶歷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伸楊儉韋端符舒元褒蕭敞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惲韋繇李昌實嚴楚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韋正貫及第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裴儔侯雲章

及第

太和二年閏三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郃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璵王式羅邵京崔渠韓賓崔慎由苗愔韋昶崔煥崔讜及第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宋混及第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鄭冠李式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髙第

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葢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户農桑之事殊不及為

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廷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禆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莫

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内取文理俱優人物典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宋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内外職官前資見任黄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其選

真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等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朕將臨軒親試
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
上猶慮遺才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
聞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
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

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賦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為知制誥者方試制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

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天子親策之

後數嵗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格限未至者

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雋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始出而應焉臣以為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幕職州縣官皆得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史唐詢與參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

得人以育為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茂才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為習扇澆浮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而育復奏曰冊賢良自鼂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言為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

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臥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邈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顔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齰指不足以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以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兎焉可逐而取也彼

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兎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兎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

試論三篇熈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熈寧間

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絀之

神宗熙寧七年呂惠卿以為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時祕閣考制科陳彦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凖式不考葢自祕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彦古空踈者次年乃罷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自朝廷罷詩賦廢明經詞章記誦之

學俱絶至是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其所試皆異乎進士明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誡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及設二年詔立宏辭科歲許進士登科者詣禮部請試若見守官須受代乃得試率以春試

上舍日附試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所試者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題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超異者恩命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為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

試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借擬為之餘以本朝典故或時事宰臣執政親屬毋得試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贓私罪人充先具詞業策論共五十篇繳送兩省侍從參考之分三等文理優長為上次優為中常平為下次優已上並召赴閣試歲九月命學士兩省官考試於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首五百字以上

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楊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題差楷書祗應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試其日上臨軒親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幃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祗應内侍賜茶菓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第三等為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

與簿尉差遣以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

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

義勿用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

言極諫一人吕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

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

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

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為六仁宗皇帝時李景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隠奥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為制舉之目俾少卿監已上奏舉内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

科茂材異等科總為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詠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立法寛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垂四十年未聞有一介魁壘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隅爾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目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

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汪疏誠可畧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滞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伏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閤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

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垕應詔上覽其文稱奬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為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

士王曮起居舍人李彥頴考試參詳㙜六論凡五通
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上親策於
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復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
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為册進
御及德壽宮并焚進諸陵淳熙四年李㙜之弟塾復
舉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己共揺沮焉會
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舉鄭建德吏部侍
郎趙粹中舉馬萬頃應詔上問輔臣召試賢良故事

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扆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塲謂之過閣人以為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為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塲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録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束帛罷之

舉者周必大等皆放罷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治滕㞧試六論皆四通而考官顏師魯以其文理平凡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紳重於特舉山林恥於自耀褎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垕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為郡守陳纉館客纉入朝薦之有旨召試會同薦

者滕岪杜富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
得試纘介蘇師旦言之韓侂胄得內批如所請中書
繳還後又為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
道而終為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為詆誣坐罷歸辛
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為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
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
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

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為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

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為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以為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為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為一事也必先立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

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為制舉者以答策為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熈寧以策試進士其説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為能故哲宗以為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

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抉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譏笑

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題目編序曰閣試六論不出於經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蓋將儆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强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歟

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問之愈深則對之愈密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真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熈寧中陳彦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隨罷君子謂彦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縱其淫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已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

正尚肯復游其間乎彦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注義疏之幺麽纖微且不及知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決壊之然後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於元祐屢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彦古故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

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强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鼂董公孫之後曽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别録間亦顛倒句讀竄伏首尾乃類世之覆物

謎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占射之賢於博奕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式不考者閒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為奇而初不論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況有博聞強記如巽岩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撥其可以為論題者抄為一編揣摩收拾殆無所遺然

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賢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觀邵氏聞見録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已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以是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編之類是也以富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

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葢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葢所以誇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為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藴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内雜出六題分為三塲每塲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遇科塲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嘗犯

贓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才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真卷繳納中書看詳推恩則例比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觀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麗藻之士多有至

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邪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即以遵為祕書省正字适為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即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洪邁繼之真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德秀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寘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中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熈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熈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冐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

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絶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

子録為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葢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竒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

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

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熈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術熈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

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禄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劉澐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七

孝廉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

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三疋悌者力田二疋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疋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詳見鄉舉里選考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

為闔郡不薦一人葢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

孝宣黄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西漢舉孝廉

路温舒以決曹史舉遷山邑丞　龔勝郡吏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　鮑宣以郡功曹舉遷郎　京房以孝廉舉為郎　趙廣漢以州從事舉茂材察廉遷陽翟令　張敞以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　尹翁歸以督郵舉廉為緱氏尉又以都内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州從事舉遷鹽官長　蓋寬饒郡文學舉遷郎　劉輔遷襄賁令　蕭望之御史官屬遷治禮丞　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遷樂浪都尉丞　馮逡野王子遷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　杜鄴遷郎　王嘉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師丹遷郎　孟喜遷郎　黃霸左馮翊卒史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　王吉郡吏舉孝廉為郎　平當以大鴻臚丈學察廉為順陽長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禄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寛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禄勲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寛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黄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虚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歳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黄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絶邪

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

觀厥後

詔侍中尚書中官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考元朔詔書云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令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

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蕭望之

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
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
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
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末始限年至東都
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

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葢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

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有一家之學六藝專門之類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頴川李膺下邳陳球

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許荆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稽諸鄉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損者遭擯棄

故所舉大概皆得其人中葉以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東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族孫以郡功曹舉遷謁者　魏覇　韋彪　馮豹　賈琮

鄭弘　周章　張覇　桓典　桓鸞　劉平　江革
周槃　第五倫　鍾離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應劭　霍諝　陳禪　龎
參　陳龜　橋元　黄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龔
种暠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
勲　張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
滂　尹勲　蔡衍　羊陟　陳翔　檀敷　劉儒

賈彪　符融不就　鄭太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儁

劉虞　公孫瓚　袁術　許荊　第五訪　劉矩

劉寵　陽球　劉昆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

鈞　服虔　潁容　許慎　葛龔　劉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

郃　公沙穆　華佗不就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

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

种暠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辨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詰种暠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黄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

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髙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虚竊不就之髙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略麤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詳見舉士門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士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士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士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

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説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不能答海内賢哲將無其人邪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敕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

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二道日畢經義及策全通為

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達者其學官望兼習此三者共為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經音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

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奬不可中廢其令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之後並依新敕敕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頓令改業恐難有其人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有文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無人塞詔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隕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號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

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寳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

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鋭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别求進身之塗轍故夤縁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奥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儁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寳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

之輩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孫賀北地人少為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為官　甘延壽北

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
良家子選為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
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
蘭王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吳
楚　蘇建以校尉從大將軍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
垜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

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係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衆獨軼武舉亦一欠事

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

對曰臣覩載籍多謂天陣謂星宿孤虚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讜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秖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

之軍亦無免主之效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顧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師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嘗行

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祕略以授邊臣

慶歷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神宗熈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聽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略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陞親民至大使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

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以尚書兵部郎中韓縝判學内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

八年詔武學與文舉同時鎖試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

習者

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應武舉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責公據赴部引驗於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塲附試程文從之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令諸將子弟皆

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諭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為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

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
効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凖備差使令率授以權酤之
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
數量其才品之髙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
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

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將保義郎皆倣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為閤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七年初立武舉絕倫並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第一人與同正將第二第三名

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已下並同準備將從軍以後立軍功及人才出衆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武臣試換文資祖宗朝許從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聽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數與第一人等後以

林顗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啟其僥倖名爵之心於是詔自今毋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産若子一人為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郎中吏二千石

子弟未必賢也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産葢有八九歲為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

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勲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夫選為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久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為郎　劉向以父任為輦郎　孔光子

男放為侍郎　董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蕭育以父任為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為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為郎　楊惲以忠任為郎　袁盎兄噲

任盎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時侯霸以族父任為太子舍人　趙熹淮南王

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龔勝邴漢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孫若同

產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

東漢任子入仕

桓郁　桓馬　周𧟌　耿秉　馬廖　宋均　黄瓊

袁敞　黄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蔭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蔭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蔭入仕之人

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廕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卬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

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說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冑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葢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冑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葢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

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餘見舉官門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廕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郊社齋郎

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武資也
蓋文武蔭補之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
歲以三十人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
員歲以十二員為限至是減之歲凡補二十五員
恭惟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必
嘗登朝歷兩任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宗
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
以上並許蔭補如遇轉品即許更蔭一子而奏薦

之廣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壽寧節推恩之令則聖節奏薦自此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令則郊禋奏薦自此為例前朝患之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祐元年罷今惟郊禋如故至於致仕遺表之恩凡與者皆特典也而後亦為定制至熈寧始裁定諸衛將軍諸司副使累奏不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聽奏薦而限年限員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

至帶職朝奉郎入官十五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過二人逮於孝宗法度益嚴淳熙九年更務裁抑始立遇郊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同執政八人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通侍大夫同至帶職朝奉郎朝儀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仕遺表恩澤文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二名曾任宰執七名舊十

名見任執政六名舊九名曾任執政謂帶職者五名舊七名在内侍從在外待制以上或不帶職大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致仕者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九名曾任使相六名舊八名見任執政太尉謂許依執政官例者六名舊七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名舊七名諸衛上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名通侍大夫二名舊四名正侍至右武

大夫遥郡

名舊二 諸衛大將軍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

同

又詔齋郎每歳以十五人為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為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舉禮郎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令且習

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

又詔鎻廳就試至禮部不合格者停見任詳見舉士門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鏁廳

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

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

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逮事太祖者賜一子恩澤

初轉運使辭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

始聽餘路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歷中大減恩蔭制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例學士以下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賀即位押貢奉人悉命以官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遣親屬奉表至京師者

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禄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令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令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若五服内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髙位故獲廕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熈寧四年中書言廕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滯所試又止律

詩豈足甄才及已受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銓曹官撰式考試第為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超例陞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言而試斷案律義及議應

格即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參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監當三年在任有二人薦之免展詔悉從之

舊制廕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更制以後暨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擢賜進士出身

熈寧初裁損奏廕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併及宫掖外戚遞有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郡縣主遇郊許奏親生子及其夫之親今只許奏親子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遺表恩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恩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熙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恩尤濫故並抑之而聖節奏蔭恩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往往行之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恩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許乞差遣一人宰相樞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罷

者陳乞轉官一人指射差遣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

有太吝者今法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

昔之官至大夫歷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閱

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

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

奉郎得致仕恩雖亡歿在給勑後皆得蔭補至若中大

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勑不在生前

者乃格其恩不與於是有以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勅者則其家往往匿哀須限仍以不及親授不與霑恩者多矣此所以為太吝也欲乞文武官雖遇郊當蔭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許蔭補以抑其太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勅前並許奏蔭以補其所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係用職事蔭補不合限年餘悉從之

司諫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遷從列遇

大禮亦得奏補其稚年顯貴身既濫矣未有子而移
廕他人是疊濫也請待制以上無出身人須年及三
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遇郊許奏從之其後朱勝非追
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
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
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故也趙普
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
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官竟死選調

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髙第有學問士論推許並為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熈寧間王安石薦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為執政從官宰相鄭居中子修年億年劉正夫子阜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閎孚白時中子彦暉執政蔡卞子

仍鄧洵仁子褭鄧洵武子雍並以曲恩倖例列於從班而阜民褭閎孚尤懦騃或始十餘歲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為尚嬉竹馬已獲荷囊未應娶婦已得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宣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雜學士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

而以文資禄子孫者自是為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歳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千員科舉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祕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謁行横恩廣有年未三十而

官至大夫者數員比祖宗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甞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不革實政事之大蠧也望特旨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以至公斷之以必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秩多而族姓少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寨師栅長利其髙貲有司不能詰其端他人不能伺其隙請自今須經統轄長官結罪保明詭

冒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恩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

寧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濫諸宗女夫授官者依舊

法終身只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為令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横行四人文臣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

已上八人節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下並不得推遺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概不許云謂監司帥臣遇有恩及泛使出疆之類

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身之人皆赴

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十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惟有出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春秋銓試乾道二年從知蜀州楊民望之請委制置司主之後有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上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熈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

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瀘奏其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敕矣未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他事以未銓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葉衡又奏乞中選人就

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經義一首或小賦或省題詩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注殘零闕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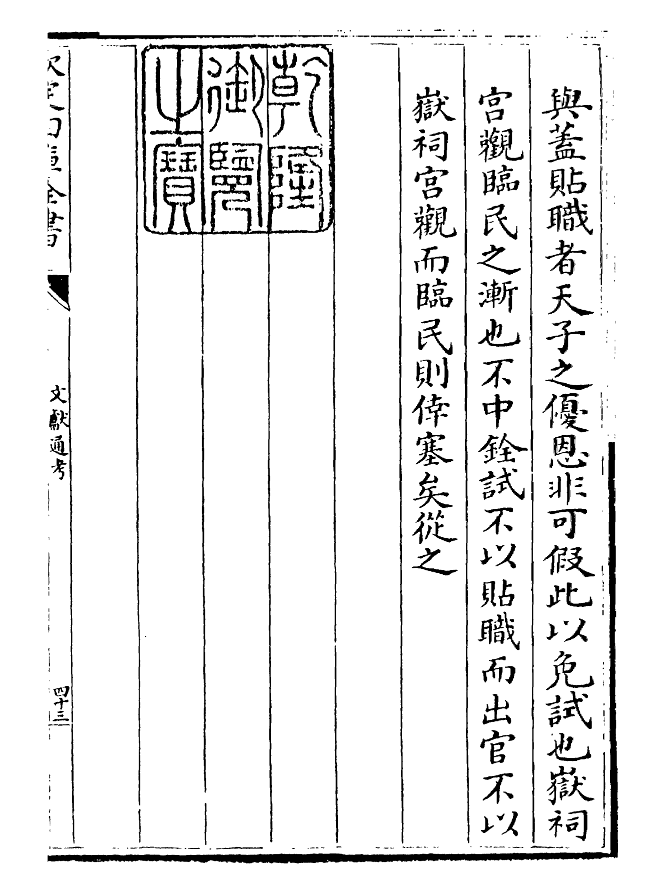
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以爲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塲無雜犯者皆出官葢朝廷優天屬之意廣東西漕司舊亦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書葉顒上言選人差注格法堂除賞典並在中銓人之上比年以來調官者急於請謁而堂除不勝其多在官者巧於經營而賞典不勝其濫至於銓試號爲公選舊來一歲二試十取其七今乃從而損之歲止一試十取其五夫其嚴且難如此

而注授之際乃為多且濫者所陞壓非所以為平也

上從其議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宫觀有以勲閥而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疎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舍繳駁臺諫彈罷雖宫觀嶽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



與蓋貼職者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嶽祠宮觀臨民之漸也不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嶽祠宮觀而臨民則倖塞矣從之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